技术与情志

钱红莉

读萧红《生死场》,悚然而惊,行文纵然克制淡浅,却一样让你听见生命的骇浪惊涛,简直澎湃着的,是大海的波澜,一波一波于虚空里翻滚。

萧红太了不起了,一个腾空的天才。

她写,一个叫月英的女子嫁过来时很美,过后生了病瘫痪在床,丈夫起先还照顾,后来不闻不问。月英深夜里哀嚎,无非想喝口水……邻居们能听见,丈夫听不见。白日,村里女人们过来看她。她一排牙齿都绿了,一直九十度地坐在床上,无法躺下,下肢没有知觉,女人们挪挪她的身体,臀部下面是蠕动的白虫。丈夫想,反正离死不远了,索性把她垒在几块方砖里……

萧军向来轻视她的文笔。她坐在床头奋力地写,他则报以冷语恶言的嘲笑……那么敏感纤弱的她,却有着一根无比强大坚韧的神经,面对最亲近的人的否定,却不曾对自己的书写有过一点怀疑;端木一开始也挺欣赏她的,后来也有了轻蔑的态度。她照样兀自燃烧,像极今年的秋桂,难得一回的奢靡阔气,却连遭阴雨打击……简直蹊跷的事情,对于摆在面前的这么一位不可多得的的宝珍,他们大男人一律无视,那么好的文字呈现出来,他们竟然一起目盲,同时失去了审美鉴赏力。

鲁迅确实要高超得多,甘愿写序推荐。在用笔浅淡克制方面,恐怕连鲁迅也是自叹不如的吧。他一直挺爱惜她。那样的年代,一个女文青能被一位有着巨大声望的长者欣赏并提携,也算幸运了。所以,临死,她都还那么天真地感念着,要与鲁迅先生埋在一块儿。

萧红短暂的一生实在太苦——倘若张爱玲的一生"活在了秋天",那么,萧红的一生一直置身于寒冬,一推门,大雪纷飞,"鲁迅先生"是她寒屋里一盆青灰色栗炭,每每想起,有些微暖意。

一直在思考——书写中,我们到底需要不需要运用技术?技术与情志是相互背离的。比如下笔浅淡这一块,它到底属于技术,还是情志呢?一篇好东西,有了情志,却未处理好克制的技术,难免漫漶,还是失败的。那么,技术与情志同等重要,一样不可或缺。现在的新诗,大多是意象的堆叠,人人擅于运用科幻一样的高级技术,却读不出一点情志,可统称为"小冰"体诗歌。情志与一颗心同在,才称得上好诗。高级的技术堆叠繁杂意象,意象后面空空荡荡,脱不了俗的平庸。

一首高级的诗,是可以触及到灵魂的。杜甫的诗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悲悯苍生疾苦的灵魂,他即便缺乏李白的天才;李商隐的诗里,可以看见一个情深之人的敏感纤弱以及百折回肠;李贺的诗句波诡峭崛,怎么看都是一个激烈燃烧的短命天才;苏轼痴心不死,一直有不放手的天真,一波一波的激情让他的生命历挫愈勇——"山高月小"的卑微,他受得;"江海寄余生"的归隐,他也心安;一次又一次的贬谪,让他写出了层出不穷的失败之书;我还是最欣赏晚年的王维,他那些诗篇,就是天地万物与小我合而为一的产物。王维的成佛之路是每一个虚心求静之人的必经之路。静能生智,比起王维来,苏轼简直是不智的,杜甫亦如是。

这是诗歌。小说呢?曹雪芹塑造宝玉,可以无所顾忌地与丫头袭人同眠,然后以父母之命去娶宝钗,但是,宝玉的心一直在黛玉那里。灵魂层面,宝玉不仅懂得黛玉,他同样是晴雯的知音……然后这一切灰飞烟灭,留给我们最后的意象是一袭红麾衬着白茫茫雪地。所谓精神上有戒律,形骸上无戒律,也是因人而施。妨害人或妨害自己的,做不得;若两无妨害,就没什么做不得的。当灵魂相契,倒不必拘于俗世礼节了。好比任何形式的好的写作,大抵都是彼此寻找灵魂的相契吧。

夜光杯

人鱼的传说(外二首)

寒　布

你走后

雨走后
秋
就浓了
你走后
枫
就红了

诗歌的甘泉

在你怀中流下的
苦涩的泪水
终将成为
灌溉诗歌的甘泉
让它开得
如此的娇艳
越疼痛越
绚烂
越绝望越
璀璨

人鱼的传说

即使每一步
都如在刀尖上颤栗
那每一次的疼痛
都需要忍到屏住呼吸
可是只要在你
温情的注视里
就能让我如此的欢喜
你的告白
我无法回应
也无法言语
而当我们的目光
交织在一起
却传递着
比倾诉更深刻的爱意
从玄黄到海底
我以为
这就是我们
最美好的相遇
是地老天荒
是不离不弃
你说我的笑容
让你如此的沉迷
你不知道
那是我想掩饰的
因为忍痛
而闪烁的泪滴
当你的亲吻
不再甜蜜
当你我日渐疏离
你不知道
我正在失去
必须以爱
为滋养的身体
我知道你的生命
可以让我全身而退
可是没有你
我不知道如何回去
面对那
永无休止的时间
那永远无法结束的
分离
所以我选择
微笑着告别
和着日出
安然的离去

大学路的后窗是趣味

沈琦华

阅读街区

晚上九点,每天忙于加班写代码的办公室IT男,在大学路上的本帮小馆吃碗排骨面,忽然看到个漂亮女生在对面时尚买手店里的试衣镜前扣好白衬衫后,朝男朋友露齿微笑,刹那间宛若跌入至情至性的学生时代。从CBD里走出的年轻白领,松开衣领,深深地吸了口气。从校园走出的那些充满活力大学生,跃跃欲试地望着灯火通明的写字楼。这一切与路旁闪烁的霓虹店招、杂货铺里橘黄色的光、四层楼高的涂鸦墙一起,在大学路上汇成这座城市东区最鲜亮的色彩。

从地理位置上看,大学路,西起国定路、东到淞沪路,一头连着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一头连着五角场的中央商务区,东西走向,长不到一公里。据说,大学路上聚集了100多家大小餐厅、40多家咖啡馆、10余家私人影院,还有书店、艺廊、桌游室等等,是上海滩这几年的网红之地。

大学路是东区著名的步道。关于步道,美国人简·雅各布斯的解释是"城市中主要的公共空间和最重要的'器官'"。她写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定义了城市步道的作用。上海在几年前编制发布了《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鼓励整体的人性化步道设计,改善步行环境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大学路的步道有8米宽,很多临街的商铺都有"露天吧"的设计,在这种空间布局下,商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为大学路作贡献。当行人与那些坐着吃饭、喝酒、聊天的客人擦肩而过时,有如行走在巴黎左岸般的悠闲。

大学路的标识是步道,品位是趣味。意大利墙绘艺术家米罗在2017年和2018年两次到大学路,乘吊机登高楼,完成了46米高的公益墙画和16米高的巨幅涂鸦。

古人云:"花不可以无蝶,石不可以无苔。"但到底是居于城市之中,只能"以墙画当山水,以涂鸦当花囿",细细咀嚼,这亦中亦洋的艺术,也是一种生活情趣。

走在大学路上东瞧西看,往往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洞悉功利社会里商家的自嘲与调侃。某家小酒馆的霓虹灯写道"不喝酒来人间干嘛",乍一看是性情之语,仔细想来,谋的还是稻粱生计,不去喝一杯,你就真是铁石心肠了。烧烤店的招幌是"等你送上门",是计穷虑尽后的灵机顿通?还是餐饮事业屡试屡败后的随波逐流?暂时放下压力,送上门去,吃顿烧烤,又何妨。

现代人身在城中,心在城中,懂得欣赏趣味的人多少可以摆脱心中的围城,注定不会寂寞。趣味是大学路的后窗。罪过,罪过,钱钟书说小说里偷情的汉子总喜欢爬后窗,父亲开了门,请进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小姐肯把灵魂与肉体完全交托的人,还是要从后窗进去的。这是玩笑话了。

大学路的趣味,实际上更是一种对人性的尊重和体贴。

内心戏

朱生坚

夏日炎炎似火烧时,常看到有人手里拿着一把小电扇,对着自己吹风。乍一看到那东西还真有趣,新鲜感过去之后,我却对这玩意儿有点厌恶起来。

显然,这种小电扇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它的主要部件大概就是电动玩具常用的小马达,基本工作原理没有超出中学物理的范围;加上一块电池、几根电线、一个塑料外壳和扇叶,就成了。中学生制作的船模、航模之类的东西也比它复杂多了。

它能给人带来什么呢?一点点凉风。有时候,这一点点凉风能带来些快意和满足;有时候,它根本不起作用,基本上等同于心理安慰。

只是,这一点点凉风,一把折扇就能做到,而且,折扇还更便于携带,收放自如。要说小电扇的优点,也就是它省下了用手扇扇子那一丁点儿力气。那么,懒到这个程度了,不会想把手拿小电扇的那一丁点儿力气也省了吗?还真是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有一款小电扇,像耳机一样,两个头,可以挂在脖子上,从下往脸上吹风,真让人叹为观止,也就仅次于脖子上套烧饼了吧?

如此这般计较,还只是使用者自个儿的事,用不着不相干的路人操心。问题在于,这个小东西多半不耐用吧?就算它够结实耐用,不用等到天凉好个秋,估计早就不知道扔到什么地方去了。它就这样成了垃圾——落在我手里,都不知道该把它扔到哪个垃圾桶。看看电商网页上的那些各种款式的小电扇,天晓得它们最终会变成多少垃圾。这是怎样的浪费和污染?而生产、销售和使用它的那些人,全都只能获得一些微薄的好处,甚至有可能亏本,得不偿失。

想起在微信里看到过一个帖子,汇集了各种"小发明",全都是这种小电扇的路子,用一点点小聪明,凭一点点技术手段,就能制作、生产,有的只是对已有的器具略加改造,给人提供各种方便——无非是坐车或看电视的时候嗑瓜子便于吐壳之类的方便而已。总而言之,就是让人可以偷一点点懒,给人一点点快意、满足和心理安慰。很多东西只能一次性使用,有一些可以重复使用的,也很快就会变成垃圾。从整体而言,肯定是亏的。要是把这些东西都归拢起来,算一算总账,我无法想象,将会得出如何惊人的结果。

这些东西,用鲁迅的话来说,"固然是比牛毛还细小的事,但究竟是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所以也可以类推到别样。例如现在器具之轻薄草率(世间误以为灵便),建筑之偷工减料,办事敷衍一时,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就都是出于同一病源的。即再用这来类推更大的事,我以为也行。"(《忽然想到》之二)

如此这般的"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可是比浪费资源、污染环境还要严重的问题:竭尽小聪明,用来偷懒,贪图一时的安逸,自娱自乐;甚或只是求得一点安慰,接近于自己骗骗自己,得过且过。这样的精神状态,能有什么出息?

不知道是不是确有其事,鲁迅在《风筝》一文里,说到一桩年少时候的往事:他不爱放风筝,不但不爱,而且嫌恶,觉得那是"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所以,当他逮到弟弟在杂物间里偷偷做风筝,就折断之,又踏扁之,"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二十多年之后,回想往事,他想要"去讨他的宽恕"。

说真的,再看到有人手持小电扇吹风,我有一种冲动,简直想要上去夺过来,扔在地上,一脚踩扁了;而且,不管会闹出什么样的后果,也绝不后悔,去求得宽恕。

然而,这终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充其量,只不过是我的一出内心戏。

稻熟蟹肥(中国画)　张继馨

白色鲸喜

任容君

"此行大家看到动物、植物和矿物之多之丰富,是近年北极游轮科考之行收获最丰的一次。很多人出行北极一百次,不见得能在斯瓦尔巴的夏天之海看到成群的白鲸,我们这批人有幸成为很重要的历史见证人。"这是北极之行一周年纪念聚会上段老师的一段深情回忆。

随着航程不断推进,此行考察也接近尾声。就在我们准备收拾行囊结束难忘的北冰洋航行的时候,一场意外惊喜不期而至。2015年7月3日下午,当我们乘坐的极地抗冰船航行至伊思峡湾西出口时,广播里突然传来了俄罗斯船长的反复呼叫:"船艏10点钟、13点钟方向,疑似发现白鲸,请大家注意观察。"船长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大家闻讯纷纷抄起家伙奔上甲板。

只见远处海面上有几片白斑在湛蓝色的海水里不停地蠕动着,当确定那些白色物体肯定不是浮冰时,抗冰船放慢了速度,滑行般缓缓靠向白斑密集区。主机推进的噪音也一下子安静了许多,生怕惊扰到这些难得一见的海洋主人。有心人注意看了一下当时的位置坐标——北纬78°06'、东经13°12'附近。这些白色斑块正在缓慢向西侧格陵兰海方向游动。随着抗冰船的不断靠近,寒风中"白鲸!""白鲸!""是白鲸!"的连连惊喜声和尖叫声,夹杂着各种语言和方言荡漾在北冰洋上空。大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尽可能占据可能占据的制高点,举起"长枪短炮"卡嚓的同时,不忘通过望远镜或长焦镜头,细数着自己看到的白鲸数量,四五个白鲸群,加起来少说也有50多头。

白鲸显然是群居性海洋动物,只见这些难得一见的"白色天使"们,三三两两,卿卿我我,其状十分亲密。它们姿态优雅地在平静海面上不停地翻浮着、游动,就如花样游泳运动员欢快自如的艺术表演。目测估计,这些洁白如玉的白鲸长约3~5米。或是有意挑逗我们这些急于一睹其芳容的追星族,它们一会潜泳,顷刻不见踪影,一会儿浮升,行进中翻滚着珠圆玉润的雍容身躯,犹如一艘白色的巡航潜艇。高兴时,扬起硕大的鲸尾击浪,激起涟漪阵阵,浪花一片。当它前额圆滑突出的大头露出水面时,常会向上喷射出一团大大的水汽。就连见多不怪具有丰富极地航海经验的俄罗斯籍船长,以及见多识广有着百余次极地探险经历的丹麦籍探险队长,对这次发现都感到十分意外。"你们是一群十分幸运的人,在不可思议的时间、不可思议的地点,十分意外地发现一群这个季节难得一见的白鲸群,而且数量如此之多,太不可思议了……"探险队长"肉丝"(英文名谐音戏称)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地向我们祝贺道。说实话,此行想看的北极动物,地上跑的北极熊、北极狐,圣诞老人御用的驯鹿;海里游的蓝鲸、海象、格陵兰海豹;天上飞的银鸥、北极燕鸥、雪鹀、暴风鹱、白颊黑雁等等这些大多见到了,唯有幸与白鲸邂逅真没奢望过。

据段老师后来科普,这次在该海域发现如此庞大、密集的白鲸群既十分罕见,也令人欣慰。按惯例,每年7月份,成千上万的白鲸应该从北极地区海域出发,长途跋涉,迁徙到它们出生地的河口、三角洲附近繁殖。而这群白鲸是啥原因仍逗留在此,难以给出准确的解释。但段老师推测,食物肯定是主要原因。这可能与当年北冰洋鳕鱼的渔汛时间改变有关。果真如此的话,这是否又预示着一个人类尚未发现的气候变化事件正开始在北极地区悄悄地上演了呢?

十日谈

极致北极

责编:龚建星

明日起刊登一组《我与复旦新闻馆》,责编徐婉青。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